



五燈會元卷第十七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信州章氏子依泐潭澄禪師
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峯悅禪師遊西山夜話
雲門法道峯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
其所以異峯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
汞銀徒可翫入煨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峯謝
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
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卽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

則誰可汝意峯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計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卽造石霜中途聞慈明不事事忽叢林遂登衡嶽乃謁福嚴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旣至目其貶剝諸方件件數爲邪解師爲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日書記領徒遊方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略師哀懇愈切明日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明卽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明詎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讎呈慈明明領之後開法同安初受請日泐潭遣僧來審師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元虛卽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不擇自是泐潭舊好絕矣問儂家自有同風事如何是同風事師良久僧曰恁麼則起動和尚去也師曰靈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一
利人難得僧禮拜示衆曰江南之地春寒秋熱近日
已來滴水滴凍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未是衲
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滴水滴凍問
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獻師曰釘根桑
樹闊角水牛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視無襠袴
無口問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未審過在甚麼處
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曰學人未曉乞師方
便師曰大庾嶺頭笑却成哭問一不去二不住請師
道師曰高祖殿前樊噲怒曰恁麼則今日得遇和尚
也師曰仰面看天不見天問德山棒臨濟喝直至如

今少人拈掇請師拈掇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鼯鼠而
發機曰作家宗師今朝有在師便喝僧禮拜師曰五
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上堂橫吞巨
海倒卓須彌衲僧面前也是尋常茶飯行脚人須是
荆棘林內坐大道場向和泥合水處認取本來面目
且作麼生見得遂拈拄杖曰直饒見得未免山僧拄
杖上堂聖凡情盡體露真常拈起拂子曰拂子踣跳
上三十三天搗脫帝釋鼻孔驢唇先生拊掌大笑道
盡十方世界覓箇識好惡底人萬中無一擊禪牀下
座上堂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姦賊行棒行喝爲亂世

之英雄英雄姦賊棒喝玄妙皆爲長物黃檗門下總
用不著且道黃檗門下尋常用箇甚麼喝一喝上堂
撞鐘鐘鳴擊鼓鼓響大衆殷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
這箇是世法那箇是佛法咄上堂有一人朝看華嚴
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
義把箇破蓆日裏睡於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爲
一人無爲安下那一箇卽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
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
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擊禪牀下座上堂道遠乎
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卽神乃拈拄杖曰道之
與聖總在歸宗拄杖頭上汝等諸人何不識取若也
識得十方刹土不行而至百千三昧無作而成若也
未識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上堂半夜
捉烏雞驚起梵王睡毗嵐風忽起吹倒須彌山官路
無人行私酒多人喫當此之時臨濟德山開得口張
得眼有棒有喝用不得汝等諸人各自尋取祖業契
書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上堂舉大珠和尚道身
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也
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計箇入路旣得
箇入路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

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摑摑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柏樹間上堂千般說萬般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去何處良久云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華三五樹因化主歸上堂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為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良久云響便下座時翠巖真為首座藏主問云適來和尚道第五種不易是甚麼人真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撥開彌勒眼睛明去暗來敲落祖師鼻孔當是時也目連驚

子飲氣吞聲臨濟德山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咄師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叅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為黃龍三關師自頌曰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鰕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脚驢脚竝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此道縱橫總頌曰生緣斷處伸驢

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爲報五湖叅學者三關一一透
將來熙寧己酉三月十六日四祖演長老通嗣法書
上堂山僧才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欺諸
聖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輪迴今出輪迴未得解
脫今得解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於
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於黃梅又傳箇甚
麼乃說偈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
昔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翌日午時端坐示寂
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前山諡普覺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祖心寶覺禪師南雄鄔氏子叅雲峯悅
禪師三年無所得辭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禪師師
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峯會悅謝世就
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
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
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檗曰子已
入吾室矣師踊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
看話百計搜尋檗曰若不教你如此究尋到無心處
自見自肯卽吾埋沒汝也住後僧問達磨九年面壁

意旨如何師曰身貧無被蓋曰莫孤負他先聖也無
師曰闍黎見處又作麼生僧畫一圓相師曰燕雀不
離窠僧禮拜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始愁人問未登
此座時如何師曰一事全無曰登後如何師曰仰面
觀天不見天上堂愚人除境不怠心智者怠心不除
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目遇緣無障礙遂舉拂子曰
看拂子走過西天却來新羅國裏知我者謂我拖泥
帶水不知我者贏得一場怪誕上堂大凡窮生死根
源直須明取自家一片田地教伊去處分明然後臨
機應用不失其宜祇如鋒芒未兆已前都無是箇非
箇譬爾爆動便有五行金土相生相剋胡來漢現四
姓雜居各任方隅是非鋒起致使玄黃不辨水乳不
分疾在膏肓難爲救療若不當陽曉示窮子無以知
歸欲得大用現前便可頓忘諸見諸見既盡昏霧不
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珍重上堂擊禪牀曰一塵纔
舉大地全收諸人耳在一聲中一聲徧在諸人耳若
是摩霄俊鶻便合乘時止灤困魚徒勞激浪上堂不
與萬法爲侶卽是無諍三昧便恁麼去爭奈絃急則
聲促若能向紫羅帳裏撒真珠未必善因而招惡果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人點頭及乎樹倒

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
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太陽溢目萬
里不挂片雲若是覆盆之下又爭怪得老僧上堂若
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
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
物蘊在芻中物既在芻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在目
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
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上堂良工未出玉石
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還有無師自悟底麼出來
辨別看乃舉拂子曰且道是金是沙良久曰見之不
取思之千里上堂有時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有
時把手上高山高山人不顧或作敗軍之將向闕黎
手裏拱手歸降或爲忿怒那吒敲骨打髓正當恁麼
時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底麼有則向百尺竿頭
進取一步如無少室峯前一場笑具上堂心同虛空
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便恁麼休
去停橈把纜且向灣裏泊船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
隔且道衲僧門下有甚長處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
千峯萬峯去上堂一不向二不開翻思南嶽與天台
堪笑白雲無定止被風吹去又吹來上堂不是風動

不是幡動明眼漢謾他一點也不得仁者心動且緩
緩你向甚處見祖師乃擲下拂子曰看上堂過去諸
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現在佛法委付黃龍放
行則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把住卽是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
精且道放行卽是把住卽是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
清波意自殊上堂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
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惜底那能善回互手擎日月背
負須彌擲向他方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其中衆生騎
驢入諸人眼裏諸人亦不覺不知會麼將此身心奉
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上堂一漚未發古帆未征風

信不來無人舉權正當恁麼時水脈如何辨的君不
見雲門老垂手處處落落清波無透路又不見華亭叟
泄天機夜深空載月明歸莫怪相逢不相識從教萬
古漫漫黑上堂馬祖陞堂百丈卷席後人不善來風
盡道不留朕迹殊不知桃華浪裏正好張帆七里灘
頭更堪垂釣如今必有辯浮沉識深淺底漢試出來
定當水脈看如無且將漁父笛閑向海邊吹上堂風
瀟瀟兮木葉飛鴻鴈不來音信稀還鄉一曲無人吹
令余拍手空遲疑上堂鏡像或謂有攬之不盈手鏡
像或謂無分明如儼圖所以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

中祇麼得還會麼不作維摩詰又似傅大士上堂夫
玄道者不可以設功得聖智者不可以有心知真諦
者不可以存我會至功者不可以營事爲古人一期
應病與藥則不可若是丈夫漢出則經濟天下不出
則卷而懷之爾若一向聲和響順我則排斥諸方爾
若示現酒肆姪坊我則孤峯獨宿且道甚處是黃龍
爲人眼師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
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將入滅命門人黃太史廷堅
主後事茶毗日隣峯爲秉炬火不續黃顧師之得法
上首死心新禪師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兄也新以喪
拒黃強之新執炬召衆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
過不容誅而今兩脚捎空去不作牛兮定作驢以火
炬打一圓相曰祇向這裏雪屈擲炬應手而焚靈骨
窆于普覺塔之東諡寶覺禪師

江州東林興龍寺常總照覺禪師延平施氏子久依
黃龍密授大法決旨出住泐潭次遷東林皆符識記
僧問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如何
是寶師曰白月現黑月隱曰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
曰且道寶在甚麼處曰古殿戶開光燦爛白蓮池畔
社中人師曰別寶還他碧眼胡又僧出衆提起坐具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一
十一
曰請師答話師曰放下著僧又作展勢師曰收曰昔
年尋劍客今朝遇作家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僧便
喝師曰喝老僧那僧又喝師曰放過又爭得便打上
堂乾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辰每談實相翻憶先
黃龍道秋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復
云滴穿汝眼睛浸爛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大海
作波濤擊禪牀下座上堂老盧不識字頓明佛意佛
意離文墨故白兆不識書圓悟宗乘宗乘非言詮故
如此老婆心分明入泥水今時人猶尚抱橋柱澡洗
把纜放船良久曰爭怪得老僧

隆興府寶峯克文雲庵真淨禪師陝府鄭氏子坐夏
大瀉聞僧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
波無透路師乃領解往見黃龍不契却曰我有好處
這老漢不識我遂往香城見順和尚順問甚處來師
曰黃龍來曰黃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
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云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
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往住持勝上座云猛虎當路坐
龍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云勝首座祇下得一轉語
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大悟方知黃
龍用處遂回見黃龍龍問甚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

尚龍曰恰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麼處去龍曰天台
普請南嶽遊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去也龍曰
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來龍曰
何曾得自在師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龍駭之開堂曰
拈香祝聖問答罷乃曰問話且止祇知問佛問法殊
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甚麼處來垂一足曰昔日黃
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聖
賢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
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則且置印在甚麼處還見
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而我
自收遂收足喝一喝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
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
若有不妨竒特若無新長老謾你諸人去也故我大
覺世尊昔於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
悟道大地有情一時成佛今有釋子沙門某於東震
旦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
甚麼以拂子畫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曰何哂之有師曰笑
你隨語生解曰偶然失利師喝曰不得禮拜僧便歸
衆師復笑曰隨語生解問江西佛手驢脚接人和尚

如何接人師曰鮎魚上竹竿曰全因今日師曰烏龜
入水問新豐吟雲門曲舉世知音能和續大衆臨筵
願清耳目師以右手拍禪牀僧曰木人拊掌石女揚
眉師以左手拍禪牀僧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何不
脚跟下薦取僧以坐具一拂師曰爭奈脚跟下何問
遠遠馳符命禪師俯應機祖令當行也方便指羣迷
師曰深曰深意如何師曰淺曰教學人如何領會師
曰點問馬祖下尊宿一箇箇阿漉漉地唯有歸宗老
較些子黃龍下兒孫一箇箇硬剝剝地祇有真淨老
師較些子學人恁麼還扶得也無師曰打疊面前搯
搯却曰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師不答僧曰這箇
爲上上根人忽遇中下之流如何指接師亦不答僧
曰非但和尚懨懨學人亦乃一場敗缺師曰三十年
後悟去在問承古有言衆生日用而不知未審不知
箇甚麼師曰道曰忽然知後如何師曰十萬八千僧
提起坐具曰爭奈這箇何師便喝上堂天地與我同
根萬物與我一體脚頭脚尾橫三豎四北俱盧洲火
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箇霹靂
直得傾湫倒嶽雲黯長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
覺起來拊掌呵呵大笑曰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

拄杖曰賊賊上堂道泰不傳天子令行人盡唱太平
歌五九四十五莫有人從懷州來麼若有不得忘却
臨江軍豆豉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拈拄杖曰洞
山拈起拄杖子你諸人合作麼生擊香卓下座上堂
視無襠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趙州老漢少賣弄
然則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奈禾黍不陽艷競
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華人上堂佛法兩字
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自己佛事唯憑少許古人影
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門動卽背覺合塵黏
將去脫不得或學者來如印印泥遞相印授不唯自
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祇有一口劍凡
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
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纔向前便爲斬斷然則剛
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
拄杖上堂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鉢盂裏屙
屎淨瓶裏吐唾執法修行如牛拽磨上堂洞山門下
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立千仞你諸方擬向和泥合
水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
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
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你擬不要見洞山鼻索

又在洞山手裏擬瞌睡也把鼻索一掣祇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你識洞山但識得自己也得上堂汾陽莫妄想俱胝豎指頭古今佛法事到此一時休休休却憶趙州勘婆子不風流處也風流拈拄杖曰爲衆竭力上堂頭陀石被莓苔裏擲筆峯遭薜荔纏羅漢院裏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上堂師子不食鷓鴣快鷹不打死兔放出臨濟大龍抽却雲門一顧拈起拄杖曰雲行雨施三草二木師崇寧改元十月旦示疾望乃愈出道具散諸徒翌日中夜沐浴更衣趺坐衆請說法示偈及遺誠宗門大略言卒而逝火葬燄成五色白光上騰煙所至處皆設利分骨塔于泐潭新豐

南康軍雲居真如院元祐禪師信州王氏子僧問如何是道林的旨師曰劄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師曰汝皮袋重多少曰高著眼看師曰自領出去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胡天雪壓玉麒麟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文彩已彰曰爭奈處處無蹤跡師曰一任拖泥帶水曰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果然上堂過去諸如來更不再勘現在諸菩薩放過卽不可未來修學人謾他一點不得所以教中道若人欲了

撰述
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雖然如是
雲居門下正是金屑落眼上堂凡見聖見春雲掣電
真說妄說空華水月翻憶長髭見石頭解道紅鑪一
點雪擊禪牀下座上堂龜毛爲箭兔角爲弓那吒忿
怒射破虛空虛空撲落傾湫倒嶽牆壁瓦礫放光明
歸依如來大圓覺擊禪牀下座上堂月色和雲白松
聲帶露寒好箇真消息憑君子細看黃龍先師和身
放倒還有人扶得起麼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擊禪牀
下座上堂一切聲是佛聲以拂子擊禪牀曰梵音深
遠令人樂聞又曰一切色是佛色乃拈起拂子曰今
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已到之者頂戴奉行未到之
者應如是知應如是信擊禪牀下座今諸方三塔師
始創也

潭州大瀉懷秀禪師信州應氏子僧問昔日瀉山水
牯牛自從放去絕蹤由今朝幸遇師登座未審時人
何處求師曰不得犯人苗稼曰恁麼則頭角已分明
師曰空把山童贈鐵鞭

瑞州黃檗惟勝真覺禪師潼川羅氏子居講聚時偶
以扇勒窻櫺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
時聞因大悟白本講講令叅問師徑往黃龍後因瑞

州太守委龍遴選黃檗主人龍集衆垂語曰鐘樓上
念讚牀腳下種菜若人道得乃往往持師出答曰猛
虎當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宗仰之上堂
臨濟喝德山棒畱與禪人作模範歸宗磨雪峯毬此
箇門庭接上流若是黃檗卽不然也無喝也無棒亦
不推磨亦不輓毬前面是案山背後是主山寨却你
眼睛拶破你面門於此見得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
不向他求若見不得醍醐上味翻成毒藥上堂寂兮
寥兮蟾蜍皎皎下空谷寬兮廓兮曦光赫赫流四海
曹谿路上勦絕人行多子塔前駢闐如市直饒這裏
薦得個儻分明未是衲僧活計大丈夫漢須是向黑
暗獄中敲枷打鎖餓鬼隊裏放火奪漿推倒慈氏樓
拆却空王殿靈苗瑞草和根拔滿地從教荆棘生
隆興府祐聖法窟禪師潮陽鄭氏子晚見黃龍深蒙
印可上堂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雜毒滿腹未易攻
治必瞑眩之藥而後可瘳就令徇意投之適足狂惑
增其沈痼求其已病不亦左乎法堂前草深於心無
媿

蘄州開元子琦禪師泉州許氏子依開元智訥試經
得度精楞嚴圓覺棄謁翠巖真禪師問佛法大意真

唾地曰這一滴落在甚麼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
疼真解顏辭參積翠歲餘盡得其道乘間侍翠商榷
古今適大雪翠指曰斯可以一致茗帚否師曰不能
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駁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
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
乎一日翠遣僧逆問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
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麼翠聞益奇之於是名著叢席
翠歿四祖演禪師命分座室中垂語曰一人有口道
不得姓字爲誰後傳至東林總禪師歎曰琦首座如
鐵山萬仞卒難逗他語脈未幾以開元爲禪林請師
爲第一世上堂虛空無內外事理有短長順則成菩
提逆則成煩惱燈籠常瞋睡露柱亦懊惱大道在目
前更於何處討以拂子擊禪牀上堂四面亦無門十
方無壁落頭髮鬆耳卓朔箇箇男兒大丈夫何得無
繩而自縛且道透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踏破草
鞋赤脚走僧問須彌納芥子卽不問微塵裏轉大法
輪時如何師曰一步進一步曰恁麼則朝到西天暮
歸唐土師曰作客不如歸家曰久嚮道風請師相見
師曰雲月是同谿山各異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河朔人也東京大佛寺受具聽

習圓覺微有所疑挈囊遊方專扣祖意至南禪師法
席六遷星序一日扣請尋被喝出足擬跨門頓省玄
旨出世仰山道風大著上堂大眾會麼古今事掩不
得日用事藏不得既藏掩不得則日用現前且問諸
人現前事作麼生叅上堂大眾見麼開眼則普觀十
方合眼則包含萬有不開不合是何模樣還見模樣
麼久叅高德舉處便曉後進初機識取模樣莫祇管
貪睡睡時眼見箇甚麼若道不見與死人何別直饒
丹青處士筆頭上畫出青山綠水夾竹桃華祇是相
似模樣設使石匠錐頭鑽出羣羊走獸也祇是相似
模樣若是真模樣任是處土石匠無你下手處諸人
要見須是著眼始得良久曰廣則一線道狹則一寸
半以拂子擊禪牀上堂鼓聲纔動大眾雲臻諸人上
觀山僧下覷上觀觀箇甚麼下覷覷箇甚麼良久曰
對面不相識上堂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
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
凝然理何差互師自題其像曰吾真難邈斑斑駁駁
擬欲安排下筆便錯示寂闍維獲五色舍利骨石栓
索勾連塔于寺之東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潼川杜氏子上堂古佛心祇如

今若不會苦沈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乍此乍彼若
爲酌答沙岸蘆華青黃交雜禪者何依良久曰劄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劍州陳氏子遊方至豫章大寧
時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其飽參卽之昌問曰
汝何所來師曰大寧又問三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
然曰不知昌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
卽展拜昌使謁翠巖真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舍寸
陰及謁黃龍於積翠始盡所疑後省衆石霜遂開法
道吾徒雲蓋僧問有一無絃琴不是世間木今朝負
上來請師彈一曲師拊膝一下僧曰金風颯颯和清
韻請師方便再垂音師曰陝府出鐵牛上堂緊峭離
水靴踏破湖湘月手把鐵蒺藜打破龍虎穴翻身倒
上樹始見無生滅却笑老瞿曇彈指超彌勒上堂昨
日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駱駝去
重賞千金一無若向這裏薦得不著還草鞋錢上
堂舉趙州問僧向甚麼處去曰摘茶去州曰閑師曰
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翻身筋斗
孤雲野鶴阿呵呵示衆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
不可見雖然先聖恁麼道且作箇模子搭却若也出
不得祇拖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應雲蓋

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跡能有幾人知師
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
奉覲日已夕矣侍僧通謁師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
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
近前來我要照是真師叔是假師叔師卽當曾毆一
拳死心曰却是真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及死心
復領黃龍至政和甲午示寂時師住開福得計上堂
法門不幸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
線黃龍從此入輪迴

福州玄沙合文明慧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私通
車馬僧進一步師曰官不容鍼

楊州建隆院昭慶禪師上堂始見新歲倏忽早是二
月初一天氣和融擬舉箇時節因緣與諸人商量却
被帝釋梵王在門外柳眼中努出頭來先說偈言裊
裊颺輕絮且逐風來去相次走綿毬休言道我絮當
時撞著阿脩羅把住云任你絮忽逢西風吹渭水落
葉滿長安一句作麼生道於是帝釋縮頭入柳眼中
良久曰參

安吉州報本慧元禪師潮州倪氏子十九爲大僧徧
歷叢席於黃龍三關語下悟入住後僧問諸佛不出

世達磨不西來正當恁麼時未審來不來師曰撞著你鼻孔上堂白雲消散紅日東昇仰面看天低頭覷地東西南北一任觀光達磨眼睛斗量不盡演若何曾認影善財不往南方衲僧鼻孔遼天到此一時穿却僧出禮拜曰學人有一問和尚還答否師曰昨日答汝了也曰今日作麼生師曰明日來上堂僧問諸佛所說法種種皆方便是否師曰是曰爲甚麼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師曰且莫錯會僧以坐具一畫師喝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之學者方見道不可以言宣便擬絕慮忘緣杜塞視聽如斯見解未

有自在分諸人要會寂滅相麼出門不見一纖毫滿

目白雲與青嶂師坐而不臥餘三十年示寂塔全身

于峴山

吉州仁山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卓氏子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葷年十一棄俗十七得度二十徧叅後謁黃龍於黃檗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

慶閑境界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
如今又覺饑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
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鷺鷥立雪非同色龍嗟咨而視
曰汝剃除鬚髮當爲何事師曰祇要無事曰與麼則
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
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曰此間有辯上座
者汝著精彩師曰他有甚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
如何師曰作甚麼曰他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頭
來龍大笑師却展兩手龍喝之又問慵慵鬆鬆兩人
共一椀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
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案曰這裏
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時英邵武在同安作晉座師欲
往見師曰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
鑪曰這箇是黑漆火鑪那箇是黑漆香卓甚處是不
到處師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話若是別人笑和
尚去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師
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柱一柱曰此未
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龍以手指曰這柱得與
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師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
始得卽趨去明日侍立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

設師曰遇方卽方遇圓卽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屑齒在師曰慶閑卽與麼和尚作麼生口近前來爲汝說師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龍大笑曰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廬陵太守張公鑒請居隆慶僧問鋪席新開不可放過師日記取話頭曰請師高著眼師曰蹉過了也室中垂問曰祖師心印篆作何文諸佛本源深之多少又曰十二時中上來下去開單展鉢此是五蘊敗壞之身那箇是清淨法身又曰不用指東畫西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十二時中著衣喫飯承甚麼人恩力又曰魚行

水濁鳥飛毛落亮座主一入西山爲甚麼杳無消息師居隆慶未朞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道俗舟載而歸居隆慶之東堂事之益篤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將示寂遺偈曰露質浮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雪珍重知音紅鱸優鉢泊然坐逝俾畫工就寫其真首忽自舉次日仍平視闍維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閱世五十五坐夏三十六初蘇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臥店夢有呵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一
二一四
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卽病矣子由夢中作數百言其銘略曰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愍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

舒州三祖山法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喫鹽添得渴問如何是道師曰十里雙牌五里單堠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少避長賤避貴問如何是善知識所爲底心師曰十字街頭一片甃曰如何是十字街頭一片甃師曰不知曰旣不知却恁麼說師曰無人踏著上堂五五二十五時人盡解數倒拈第二籌茫茫者無據爲甚麼無據愛他一縷失却一端上堂明晃晃活鱗鱗十方世界一毫末拋向面前知不知莫向意根上拈掇拍一拍上堂架梯可以攀高雖升而不能達河漢鑄鋏可以掘鑿雖利而不能到風輪其器者費功其謀者益妄不如歸家坐免使走塵壤大衆那箇是塵壤祖佛禪道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邵武陳氏子幼穎邁一目五行長棄儒得度訪道曹山依雅禪師久之辭登雲居睠其勝絕殆終于此山因閱華嚴十明論乃證宗要卽詣黃檗南禪師席檗與語逢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所至議論奪席晚遊西山與勝首座棲

雙嶺後開法石門久之遷泐潭僧問逢場作戲時如
何師曰紅鑪爆出鐵烏龜曰當軒布鼓師親擊百尺
竿頭事若何師曰山僧不作這活計僧擬議師曰不
啣囉漢又僧禮拜起便垂下袈裟角曰脫衣卸甲時
如何師曰喜得狼煙息弓弣壁上懸僧却攬上袈裟
曰重整衣甲時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
僧便喝師曰驚殺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
僧禮拜師曰將謂是收蕪破趙之才元來是販私鹽
賊問臨濟栽松卽不問百丈開田事若何師曰深著
鉏頭曰古人猶在師曰更添鉏頭僧禮拜師扣禪牀
一下乃曰問也無窮答也無盡問答去來於道轉遠
何故況爲此事直饒棒頭薦得不是丈夫喝下承當
未爲逢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裏馳求語路尖新
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是埋沒宗旨玷污先賢於吾
祖道何曾夢見祇如我佛如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
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
難暨商那和修優波毘多諸祖相繼至於達磨西來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方
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却自迷頭認影奔逐狂途致
使鈴鏦流浪生死諸禪德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到自

已脚跟下褫剥究竟將來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重
十方普現海會齊彰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
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纖毫透漏山僧如是舉唱若
是衆中有本色衲僧聞之實謂掩耳而回笑破他口
大衆且道本色衲僧門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天
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凍折數株松上堂釋迦老子當
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釋迦
老子旁若無人當時若遇箇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
無路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沙鑼裏滿盛油
始得上堂顧視大衆曰青山重疊疊綠水響潺潺遂
拈拄杖曰未到懸崖處擡頭子細看卓一下上堂寶
峯高士罕曾到巖前雪壓枯松倒嶺前嶺後野猿啼
一條古路清風掃禪德雖然如是且道山僧拄杖長
多少遂拈起曰長者隨長使短者隨短用卓一下上
堂顧視大衆曰石門巖嶮鐵關牢舉目重重萬仞高
無角鐵牛衝得破毗盧海內作波濤且道不涉波濤
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
野盤僧師因知事紛爭止之不可乃謂衆曰領衆不
肅正坐無德吾有愧黃龍敘行腳始末曰吾滅後火
化以骨石藏普同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

金陵保寧寺圓璣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生處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堂中瞌睡寮裏抽解曰便恁麼時如何師曰須知有轉身一路曰如何是轉身一路師曰傾出你腦髓拽脫你鼻孔曰便從今日無疑去也師曰作麼生會曰但知行好事不用問前程師曰須是恁麼上堂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古人與麼說話大似認奴作郎指鹿爲馬若是翠巖卽不然也不向已求亦不從他覓何故雙眉本來自橫鼻孔本來自直直直饒說得天華亂墜頑石點頭算來多虛不如少實且道如何是少實底事良久曰冬瓜直籠侗瓠子曲彎彎上堂春雨微微百事皆宜禾苗發秀蔬菜得時阿難如合掌迦葉亦攢眉直饒靈山會上拈華微笑算來猶涉離微爭似三家村裏老翁深耕淺種各知其時有事當面便說誰管瞬目揚眉更有一般奇特事末後一著更須知擊拂子下座上堂廣尋文義鏡裏求形息念觀空水中捉月單傳心印特地多端德山臨濟枉用工夫石鞞子湖翻成特地若是保寧總不恁麼但自隨緣飲啄一切尋常深遜白雲甘爲無學之者敢問諸人保寧畢竟將何報答四恩三有良久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

愁殺人師示寂闍維有終不壞者二椁以五色舍利塔于雨華臺之左

南安軍雪峯道圓禪師南雄人也依積翠日宴坐下板時二僧論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師聞之悚然因詣積翠庵渡澗猛省述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粟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翠見爲助喜住後上堂舉風幡話頌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閑

蘄州四祖山法演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心相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上堂葉辭柯秋已暮參玄人須警悟莫謂來年更有春等閑蹉了巖前路且道作麼生是巖前路良久曰嶮上堂主山吞却案山尋常言論拄杖子普該塵刹未足爲竒光境兩亾復是何物良久曰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上堂佛祖之道壁立千仞擬議馳求還同點額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古聖到這裏垂一言半句要你諸人有箇入處所以道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白牛處但看羈馱前如

今頭上是屋脚下是地面前是佛殿且道白牛在甚麼處乃召大衆衆舉頭師叱之

南康軍清隱潛庵清源禪師豫章鄧氏子上堂寒風激水成冰杲日照冰成水冰水本自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強生擬議上堂先師初事棲賢謁泐潭澄歷二十年宗門竒奧經論玄要莫不貫穿及因雲峯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卽怖

安州興國院契雅禪師僧問請師不於語默裏答話師以拄杖卓一下僧曰和尚莫草草忽忽師曰西天斬頭截臂僧禮拜師曰墮也墮也上堂心如朗月連天靜遂打一圓相曰寒山子聾性似寒潭徹底清是何境界良久曰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甚麼凡夫虛度幾千春乃呵呵大笑曰爭如獨坐明窻下華落華開自有時下座

齊州靈巖山重確正覺禪師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鍼挑不出匙挑不上過在阿誰綠雖千種草香祇一株蘭上堂不方不圓不上不下驢鳴狗吠十方無價拍禪牀下座

虔州廉泉院曇秀禪師僧問滿口道不得時如何師

曰話墮也問不與萬法爲侶時如何師曰自家肚皮
自家畫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掃地澆華曰如
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高枕枕頭曰總不恁麼時如
何師曰鶯啼嶺上華發巖前問如何是衲僧口師曰
殺人不用刀

南嶽高臺寺宣明佛印禪師僧問正法眼藏涅槃妙
心便請拈出師直上覷僧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
金屑雖貴

蘄州三角山慧澤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側聆師
卓拄杖一下僧曰答即便答又卓箇甚麼師曰百雜
碎

南嶽法輪文昱禪師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曰
雪上加霜眼中添屑若也不會北鬱單越

信州靈鷲慧覺禪師上堂大衆百千三昧無量妙義
盡在諸人脚跟下各請自家回互取會麼回互不回
互認取歸家路智慧爲橋梁柔和作依怙居安則慮
危在樂須知苦君不見龐居士黃金拋却如糞土父
子團圍頭共說無生語無生語仍記取九夏雪華飛
三冬汗如雨

黃檗積翠永庵主示衆山僧住庵來無禪可說無法

可傳亦無羞珍異寶祇收得續火柴頭一箇留與後人令他煙燄不絕火光長明遂擲下拂子時有僧就地拈起吹一吹師便喝曰誰知續火柴頭從這漢邊煙消火滅去乃拂袖歸庵僧吐舌而去

廬山歸宗志芝庵主臨江人也壯爲苾芻依黃龍於歸宗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到了令人笑眉毛本無用無渠底波俏未幾龍引退芝陸沈于衆一日普請罷書偈曰茶芽蕨蕪初離焙筍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辦得閑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師不憚結茆絕頂作偈曰千峯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閑

南嶽下十三世上

黃龍心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生有紫肉幕左肩右袒如僧伽梨狀壯依佛陀院德修祝髮進具後遊方至黃龍謁晦堂堂豎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無所抵牾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

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
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聞知事捶行者
而迅雷忽震卽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屨卽自譽曰
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
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僧問如何是黃龍接人
句師曰開口要罵人曰罵底是接人句驗人一句又
作麼生師曰但識取罵人問弓箭在手智刃當鋒龍
虎陣圓請師相見師曰敗將不斬曰恁麼則銅柱近
標脩水側鐵關高鑲鳳凰峯師曰不到烏江未肯休
曰若然者七擒七縱正令全提師曰棺木裏瞠眼僧
禮拜師曰苦苦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向黃龍潭內
下三百六十箇釣筒未曾遇著箇錦鱗紅尾爲復是
鉤頭不妙爲復是香餌難尋師曰雨過竹風清雲開
山嶽露曰恁麼則已得真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
疑師曰是鉤頭不妙是香餌難尋曰出身猶可易脫
體道應難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上堂深固幽遠
無人能到釋迦老子到不到若到因甚麼無人若不
到誰道幽遠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
住住卽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金果
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歸上堂行脚高人解開

布袋放下鉢囊去却藥忌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
須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上堂拗折拄杖將甚麼登山
渡水拈却鉢盂匙箸將甚麼喫粥喫飯不如向十字
街頭東卜西卜忽然卜著是你諸人有彩若卜不
著也怪雲巖不得上堂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釋
迦老子足躡紅蓮且道黃龍騎箇甚麼良久曰近來
年老一步是一步上堂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
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佛既不亂濁水自
清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久曰幾度黑風翻大海未
曾聞道釣舟傾上堂有時破二作三有時會三歸一
有時三一混同有時不落數量且道甚麼處是黃龍
爲人處良久曰珍重僧問如何是四大謂地水火風曰地
水火風曰如何是地水火風師曰四大毒蛇曰學人
未曉乞師方便師曰一大既爾四大亦同室中間僧
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於暝中令百千萬人夜視其
色寧有辯其青黃赤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箇箇是
盲人師因王正言問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卽死
卽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某甚疑之師曰如正言作
漕使隨所住處卽居其位還疑否王曰不疑師曰復
何疑也王於言下領解師臨寂示偈曰說時七顛八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七
三十四
倒默時落二落三爲報五湖禪客心王自在休參茶
毗設利五色後有過其區所者獲之尤甚塔于晦堂
丈室之北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本州陳氏子印心於晦
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
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
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
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
爲師者鉗錘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
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
要之如趙昌畫華華雖逼真而非真華也上堂鼓聲
纔動大衆雲臻無限天機一時漏泄不孤正眼便合
歸堂更待繁詞沈埋宗旨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
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
鄉關又道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悟入
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子擊禪牀下
座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更是誰霧露雲霞
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歸復何歸荷葉團團似鏡
菱角尖尖似錐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恩無重報
狸奴白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曉全機絕蹤跡

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
水一溪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
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緇素底
衲僧到這裏如何辨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
雲起時

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南雄州何氏子初謁大
滌喆禪師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風幡話久而不
契一日龍問風幡話子作麼生會師曰迥無入處乞
師方便龍曰子見貓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
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
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屏去閑
緣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隨昔昔隨隨
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高峯元來祇是這箇賊龍
領之復告之曰得道非難弘道爲難弘道猶在已說
法爲人難旣明之後在力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
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子入處真實得坐披衣向
後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乃辭徧訪
叢林後出世黃龍終于泐潭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如何師曰京三十四曰見後如何師曰灰頭土面曰
畢竟如何師曰一場懨懨開堂上堂舉浮山遠和尚

云欲得英俊麼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師子爪牙四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變態任運卷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如是守死善道者敗軍之兆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實事是以到這裏得不脩江耿耿大野雲凝綠竹含煙青山鎖翠風雲一致水月齊觀一句該通已彰殘朽師曰黃龍今日出世時當末季佛法澆漓不用祖師巴鼻不用金剛眼睛不用師子爪牙不用殺活拄杖祇有一枝拂子以爲蹊徑亦能縱橫變態任運卷舒亦能高聳人天壁立千仞有時逢強卽弱有時遇貴卽賤拈起則羣魔屏迹佛祖潛蹤放下則合水和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色心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兩頭也是黑牛臥死水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七
三十一
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澧州夾山靈泉院曉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獸師子頭牛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衆曰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頌曰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玄門疊疊開上堂有箇漢自從曠大劫無住亦無依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十二時中在甚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州黎氏子上堂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歎勞生走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閻倒騎驢泥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錐不要南山要鼈鼻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祇重衣衫不重人

隆興府雙嶺化禪師上堂翠竹黃華非外境白雲明月露全真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遂舉拂子曰會麼認著依前還不是擊禪牀下座

泗州龜山水陸院曉津禪師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七
三十一
曰巢父飲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許由洗耳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便喝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禮拜了退上堂田地穩密過犯彌天灼然擡腳不起神通遊戲無瘡自傷特地腳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具參學眼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不支歧路莫祇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時異日頂上一椎莫言不道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也性質直而勇於道乃於晦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上堂舉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老僧卽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爲笑死心和尚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

潭州南嶽雙峯景齊禪師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諸方虎步龍行打狗撐門雙峯掉在無事甲裏因風吹火別是一家以拄杖靠扇顧視大衆曰喚作無事

得麼良久曰刀尺高懸著眼看誌公不是閑和尚卓
拄杖一下

溫州護國寄堂景新禪師郡之陳氏子上堂三界無
法何處求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門前竹一林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一日上堂衆纔集師乃曰不可
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上堂南北一訣斬釘截鐵
切忌思量翻成途轍師同胡巡檢到公安二聖胡問
達磨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爲甚麼却有二聖
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
人恁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或入林不動
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冰凌上行若是射鵬手
何不向虵頭上指瘡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鴛鴦
繡出自金鍼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夙習雖膺仕
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謁圓通秀
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
李伯時畫馬事公謂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邪
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姪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
泥犁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

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飴而已往依晦堂乞指徑捷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樨華香麼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卽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久之謁雲巖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叅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臥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不勝萬幸後作晦堂塔銘曰某夙承記蒞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窳堵實深宗仰之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公復設蘋蘩之供祭之以文弔之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觀文王韶居士字子淳出刺洪州乃延晦堂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

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稜塌地恰團圓呈堂堂
深肯之

秘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曰平生
學解記憶多聞卽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
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卽領深旨連呈三偈其後
曰咄這多知俗漢敲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
得蜚琅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
出示人祇爲走盤難看咦堂答曰水中得火世還稀
看著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
知

東林總禪師法嗣

隆興府泐潭應乾禪師袁州彭氏子上堂靈光洞耀
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
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古人恁麼道殊不知是箇坑窞
貼肉汗衫脫不去過不得直須如師子兒壁立千仞
方能勦絕去然雖如是也是布袋裏老鷄拍禪牀下
座

廬山開先行瑛廣鑑禪師桂州毛氏子僧問如何是
道師曰良田萬頃曰學人不會師曰春不耕秋無望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君山點破洞庭湖曰意

旨如何師曰白浪四邊繞紅塵何處來上堂談玄說
妙譬如畫餅充饑入聖超凡大似飛蛾赴火一向無
事敗種焦芽更若馳求水中捉月以拂子一拂云適
來許多見解拂却了也作麼生是諸人透脫一句良
久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頂上眠以拂子擊
禪牀上堂彎石鞏弓架輿化箭運那羅延力定爍迦
羅眼不射大雄虎不射藥山鹿不射雲巖師子不射
象骨獼猴且道射箇甚麼良久曰放過一著上堂登
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道須到佛祖道不得處若
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底精靈喫野狐涕唾底鬼子
華嚴恁麼道譬如良藥然則苦口且要治疾阿哪哪
廬山圓通可遷法鏡禪師嚴州陳氏子僧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寸釘牛力曰學人不會師曰參取不
會底

紹興府象田梵卿禪師嘉興人姓錢氏僧問大悲菩
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富嫌千口少曰畢竟如
何是正眼師曰從來共住不知名問寒風乍起衲子
開爐忽憶丹霞燒木佛因何院主墮眉鬚師曰張公
喫酒李公醉曰爲復是逢強卽弱爲復是妙用神通
師曰堂中聖僧却諳此事僧問象田有屠龍之劍欲

借一觀時如何師橫按拄杖僧便喝師擲下拄杖僧
無語師曰這死蝦蟆上堂春已暮落華紛紛下紅雨
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
歸十方刹土奚相依老夫有箇真消息昨夜三更月
在池上堂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異目超宗亦難承紹
豎起拂子曰賴有這箇堪作流通於此覷得便見三
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衆生於鐵圍
山得聞法要聲非聲見色非色隨異類四生各得解
脫如斯舉唱非但埋沒宗風亦乃平沈自己且道如
何得不犯令去拍禪牀下座

東京褒親旌德院有瑞佛海禪師興化軍陳氏子初
參黃龍南禪師龍問汝爲人事來爲佛法來師曰爲
佛法來龍曰若爲佛法來卽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
師曰和尚也不得惱亂人龍卽器之後依照覺深悟
玄奧上堂有佛世界以一塵一毛而作佛事令見一
法者而具足一切法故權爲架閣有佛化內以忘言
寂默爲大佛事使其學者離一切相卽名諸佛故好
與三下火抄有佛土中以黃華翠竹而爲佛事令覩
相者見色卽空故且付與彌勒有佛寶刹以法空爲
座而示佛事禪其行人不著佛求故勘破了勾下有

佛道場以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足者斷異念故
可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作其佛事令
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爲渠裝載大衆且道於中還
有優劣也無良久曰到者須知是作家參

臨江軍慧力院可昌禪師僧問佛力法力卽不問如
何是慧力師曰踏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曰菩提本
無樹向甚麼處下手師曰無下手處正好著力曰今
日得聞於未聞師曰莫把真金喚作鍮上堂佛法根
源非正信妙智不能悟入祖師關鍵非大悲重願何
以開通具信智則權實雙行如金在鑛全悲願則善
惡可辨似月離雲大衆祇如父母未生時許多譬喻
向甚麼處吐露良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

黃州柏子山棲真院德嵩禪師上堂天地一指絕諍
競之心萬物一馬無是非之論由是魔羅潛跡佛祖
興隆寒山拊掌欣欣拾得呵呵大笑大衆二古聖笑
箇甚麼良久呵呵大笑曰曇華一朵再逢春

廬山萬杉院紹慈禪師桂州趙氏子參照覺問曰世
尊付金襴外別得何物覺舉拂子師曰畢竟作麼生
覺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覺又打師於是有省遂
奪拂子便禮拜覺曰汝見何道理便禮拜師曰拂子

屬其甲了也覺曰三十年老將今日被小卒折倒自
此玄風大振推爲東林上首上堂先行不到若須彌
立乎巨川末後太過猶猛士發乎狂矢或高或下未
有準繩以是還非遭人點檢且道如何得相應去良
久曰紅爐燄裏重添火烜赫金剛眼自開咄上堂我
祖別行最上機縱橫生殺絕猜疑雖然塞斷羣狐路
返擲須還師子兒衆中還有金毛烜赫牙爪生獐者
麼試出哮吼一聲看良久曰直饒有也不免玉溪寨
主撩鉤搭索參

南嶽衡嶽寺道辯禪師僧問拈槌舉拂卽且置和尚
如何爲人師曰客來須接曰便是爲人處也師曰麤
茶澹飯僧禮拜師曰須知滋味始得

吉州禾山甘露志傳禪師僧問一等沒絃琴請師彈
一曲師曰山僧耳聾曰學人請益師曰去曰慈悲何
在師曰自有諸方眼

東京褒親旌德寺諭禪師上堂新羅打鼓大宋上堂
庭前柏子問話燈籠露柱著忙香臺拄杖起作舞臥
病維摩猶在牀這老漢我也識得你病休訝郎當咄
隆興府西山龍泉夔禪師上堂衆集師乃曰祇恁麼
便散去不妨耍妙雖然如是早是無風起浪釘橛空

中豈況牽枝引蔓說妙譚玄正是金屑眼中翳衣珠
法上塵且道拂塵出屑是甚麼人卓拄杖下座
南康軍兜率志恩禪師上堂落落鳧鳧居村居鄙莽
莽鹵鹵何今何古不重已靈休話佛祖搗定釋迦鼻
孔揭却觀音耳朵任他雪嶺輓毬休管禾山打鼓若
是本色衲僧終不守株待兔參

福州興福院康源禪師上堂山僧有一訣尋常不漏
泄今日不囊藏分明爲君說良久曰寒時寒熱時熱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干氏子世業農少依邑之建福
寺德光爲師性椎魯然勤渠祖道堅坐不臥居數歲

得度出遊廬山至東林每以已事請問朋輩見其貌
陋舉止乖疎皆戲侮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顛而仆
了然開悟作偈俾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
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卽
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參究若此善
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

大慧武庫謂證
悟顯語非也

內翰東坡居士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
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
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
荆南聞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卽微服

求見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
泉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禮之後
過金山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
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寶峯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於道吾
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
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邪師
面熱汗下曰願和尚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錐劄之師
茫然遂求入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

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尚
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
長處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參取師依教卽謁洞山
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
若不得和尚指示泊乎蹉過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真
淨後出世鹿苑有清素者久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始
與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老人
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
師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某忝執侍十三年耳師
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執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

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
素曰文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
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起
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爲人師益恭素乃
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
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
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素
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文
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
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真淨僧問提兵統將須
憑帝主虎符領衆匡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
心印師曰滿口道不得曰祇這箇別更有師曰莫將
支迦鶴喚作右軍鷺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椽
藍色千峯削玉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凹八凸
無人見百手千頭祇自知上堂耳目一何清端居幽
谷裏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衲僧於此更求真兩
箇猢猻垂四尾喝一喝上堂兜率都無辨別却喚烏
龜作鼈不能說妙談真祇解搖唇鼓舌遂令天下衲
僧覩見眼中滴血莫有齟齬作喜笑傲煙霞者麼良
久曰笛中一曲昇平樂算得生平未解愁上堂始見

新春又逢初夏四時若箭兩曜如梭不覺紅顏翻成
白首直須努力別著精神耕取自己田園莫犯他人
苗稼既然如是牽犁拽杷須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
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叱叱上堂常居物外度清時
牛上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自綠此情不與白雲
知慶快諸禪德翻思范蠡謾泛滄波因念陳搏空眠
太華何曾夢見浪得高名實未神遊閑漂野跡既然
如此具眼衲僧莫道龍安非他是已好上堂無法亦
無心無心復何捨要真盡屬真要假全歸假平地上
行船虛空裏走馬九年面壁人有口還如瘧參上堂
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
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諸禪德大小傅大士祇會
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印板上打將來模子裏脫將
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跳出
斷常坑不依清淨界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
建家立國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泊
乎翻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是般
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著些筋骨向混沌未剖
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他人舌頭上呷啖滋
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

不見一毫端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
一喝下座一日漕使無盡居士張公商英按部過分
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巖說法師最後登座橫拄杖曰
適來諸善知識橫拈豎放直立斜拋換步移身藏頭
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敗闕未免喫兜率手中痛
棒到這裏不由甘與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初
僧正令自當行卓拄杖下座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
一曰撥草擔風秣圖見性卽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
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
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元祐六
年冬浴訖集衆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
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其徒遵師遺誠欲火葬捐骨
江中得法弟子無盡居士張公遣使持祭且曰老師
於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俾塔
於龍安之乳峯謚真寂禪師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璣禪師
入室次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
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師曰恩大難酬璣大
喜遂命首衆至晚爲衆秉拂機遲而訥衆笑之師有
蔽色次日於僧堂點茶因觸茶瓢墜地見瓢跳乃得

應機三昧後依真淨因讀祖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
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每謂人
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出
住歸宗詔居淨因僧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周
秦漢魏問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
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赤心片片曰若是學人卽
不然師曰汝又作麼生日昨夜擡頭看北斗依稀却
似點糖糕師曰但念水草餘無所知上堂西來祖意
教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證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
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
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
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
喫飯未嘗齧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甚麼過雖然
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
座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禾山解打鼓萬象與
森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喫茶師以力叅
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
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
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
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邪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興元府梁氏子初謁真淨淨問近離甚處師曰大仰淨曰夏在甚處師曰大瀉淨曰甚處人師曰興元府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措淨曰適來祇對一一靈明一一天真及乎道箇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某甲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當下釋然服勤十載所往必隨紹聖三年真淨移石門衆益盛凡衲僧扣問但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蔬圃率以爲常師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忽大悟淨詬曰此乃敢爾藟苴邪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顯謨李公景直守豫章請開法雲巖未幾移居泐潭僧問教意卽且置未審如何是祖意師曰煙村三月裏別是一家春問寒食因悲郃外春墅田無處不傷神林間壘壘添新塚半是去年來哭人這事且拈放一邊如何是道師曰蒼天蒼天曰學人特伸請問師曰十字街頭吹尺八村酸冷酒兩三巡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一決師曰大黃甘草曰此猶是學人疑處師曰放待冷來看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行到水窮

處坐看雲起時曰爲甚不傳師曰家家有路透長安
如衲僧門下畢竟作麼生師曰放你三十棒上
堂曰五九四十五聖人作而萬物覩秦時輾轢鑽頭
尖漢祖殿前樊噲怒曾聞黃鶴樓崔顥題詩在上頭
晴川歷歷漢陽戍芳草萋萋鸚鵡洲可知禮也君子
務本本立而道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驀拈拄杖起身云大衆寶峯何似孔夫子良久曰酒
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卓拄杖下座上堂劄久雨不
晴直得五老峯頭黑雲靨黷洞庭湖裏白浪滔天雲
門大師恐俊不禁向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禱祝
呪願願黃梅石女生兒子母團圓少室無角鐵牛常
甘水草喝一喝有甚麼交涉顧衆曰不因楊得意爭
見馬相如上堂混元未判一氣岑寂不聞有天地玄
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秋收冬藏正當恁麼時也好
箇時節耐耐雪峯老漢却向虛空裏釘橛三箇木
毬直至後人構占不上便見瀉山水牯牛一向膽大
心麤長沙大蟲到處咬人家猪狗雖然無禮難容而
今放過一著孝經序云朕聞上古其風朴略山前華
堯民解元且喜尊候安樂參上堂今朝臘月十夜來
天落雪羣峯極目高低白綠竹青松難辨別必是來

年蠶麥熟張公李公皆忻悅皆忻悅鼓腹謳歌笑不
徹把得雲簫繚亂吹依稀有如楊柳枝又不覺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左之右之喝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
心能有幾人知上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
時時九夏洞山和尚祇解夜半捉烏雞殊不知驚起
隣家睡寶峯相席打令告諸禪德也好冷處著把火
咄上堂古人道不看經不念佛看經念佛是何物自
從識得轉經人舉拂子曰龍藏聖賢都一拂以拂子
拂一拂曰諸禪德正當恁麼時且道雲巖土地向甚
麼處安身立命擲下拂子以兩手握拳叩齒曰萬靈
千聖千聖萬靈上堂僧問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真歸
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未審此理如何師遂展掌點
指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羅二土三水四金五大
陽六大陰七計都今日計都星入巨蟹宮寶峯不打
這鼓笛便下座上堂大道縱橫觸事現成雲開日出
水綠山青拈拄杖卓一下曰雲門大師來也說道觀
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元來却是饅頭大眾雲
門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寶峯卽不然擲下拄杖
曰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須還達本鄉昨日有人從
淮南來不得福建信却道嘉州大像吞却陝府鐵牛

喝一喝曰是甚說話笑倒雲居土地上堂祖師關捩子幽隱少人知不是悟心者如何舉似伊喝一喝曰是何言歟若一向恁麼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大覺世尊初悟此事便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普令南北東西四維上下郭大李二鄧四張三同明斯事雲巖今日不免倣古去也擊拂子曰方便門開也作麼生是真實相良久云十八十九癡人夜走示衆拈拄杖曰衲僧家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倒把橫拈自有意思所以昔日藥山和尚問雲巖曰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巖曰是山曰弄得幾出巖曰弄得六出山曰老僧亦解弄巖曰和尚弄得幾出山曰老僧祇弄得一出巖曰一卽六六卽一山便休大衆藥山雲巖鈍置殺人兩子父弄一箇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祇消得自弄拽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攫幾鉤鐵爪吼一聲直令百里內猛獸潛蹤滿空裏飛禽亂墜準上座未弄師子請大衆高著眼先做一箇定場擲下拄杖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師自浙回泐潭謁深禪師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爨餘有省詰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經於延壽堂廁後出沒無時衆憚之師聞半夜特往登溷方脫衣

悟卽提淨水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到未幾悟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悟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火柴頭有箇悟處底麼參禪學道祇要知箇本命元辰下落處汝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他枕头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度壽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落却在這裏惱亂大衆師猛推之索然如倒壘甍由是無復見者政和五年夏師臥病進藥者令忌毒物師不從有問其故師曰病有自性乎曰病無自性師曰旣無自性則毒物寧有心哉以空納空吾未嘗顛倒汝輩一何昏迷十月二十日更衣說偈而化闍維得設利晶圓光潔睛齒數珠不壞塔于南山之陽

廬山慧日文雅禪師受請日僧問向上宗乘乞師不吝師曰拄杖正開封曰小出大遇也師曰放過卽不可便打

瑞州洞山梵言禪師太平州人也上堂有二僧齊出一僧禮拜一僧便問得用便用時如何師曰伊蘭作旃檀之樹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

曰甘露乃蒺藜之園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
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寒山子勞而無功更有箇
拾得道不識這箇意修行徒苦辛恁麼說話自救不
了尋常拈糞箕把掃帚掣風掣顛猶較些子直饒是
文殊普賢再出若到洞山門下一時分付與直歲燒
火底燒火掃地底掃地前廊後架切忌攬匙亂箸豐
干老人更不饒舌參退喫茶上堂一生二二生三遇
捺不住廊周沙界德雲直上妙峯善財却入樓閣新
婦騎驢阿家牽山青水綠桃華紅李華白一塵一佛
土一葉一釋迦乃合掌曰不審諸佛子今晨改日季
春極暄起居輕利安樂行否少間專到上寮問訊不
勞久立上堂臘月二十日一年將欲盡萬里未歸人
大衆總是他鄉之客還有返本還源者麼擊拂子曰
門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

德安府文殊宣能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四
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上堂石鞏箭秘魔叉直下會
得眼裏空華堪悲堪笑少林客暗攜隻履度流沙
桂州壽寧善資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如鷓鴣啄鐵牛無
下口處無用心處更向言中間覓句下尋思縱饒卜
度將來翻成戲論邊事殊不知本來具足直下分明

佛及衆生纖毫不立尋常向諸人道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知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相互陳不識本源迷其真覺所以逐境生心徇情附物苟能一念情忘自然真常體露良久曰便請薦取上堂諸方五日一叅壽寧日日陞座莫怪重說偈言過在西來達磨上士處處逢渠後學時時蹉過且道蹉過一著落在甚麼處舉起拂子曰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

南嶽祝融上封慧和禪師上堂未陞此座已前盡大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況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誑誨小兒方便門開羅紋結角於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朶枝卓拄杖下座

瑞州五峯淨覺本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何師曰鶉鳩樹上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曰猛虎巖前嘯問一進一退時如何師曰脚在肚下曰如何是不動尊師曰行住坐臥上堂僧問寶座旣陞願聞舉唱師曰雪裏梅華火裏開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井

底紅塵已漲天上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諸人作麼生會直下會得不妨竒特更或針錐西天此土上堂五峯家風南北西東要用使用以撇釘空咄

永州太平安禪師上堂有利無利莫離行市鎮州蘿蔔極貴廬陵米價甚賤爭似太平這裏時豐道泰商賈駢闐白米四文一升蘿蔔一文一束不用北頭買賤西頭賣貴自然物及四生自然利資王化又恁生說箇佛法道理良久云勸君不用鑄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僧問遠涉長途卽不問到家一句事如何師曰雪滿長空曰此猶是時人知有轉身一路又作麼生師便喝上堂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幸遇改且拈出各請高著眼看遂擢下一隻鞋曰還知這箇消息也無達磨西歸時提攜在身畔上堂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驚虵入草不上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溶出門便是長安道上堂擲下拄杖却召大衆曰拄杖吞却祖師了也教甚麼人說禪還有人救得也無喝一喝上堂驀拈拄杖曰三世一切佛同入這窠窟衲僧喚作

遼天鶻卓拄杖一下

瑞州洞山至乾禪師上堂洞山不會談禪不會說道
祇是饑來喫飯困來打睡你諸人必然別有長處試
出來盡力道一句看有麼有麼良久曰睦州道底

平江府寶華普鑑佛慈禪師本郡周氏子幼不如葷
依景德寺清智下髮十七遊方初謁覺印英禪師不
契遂扣真淨之室淨舉石霜虔侍者話問之釋然契
悟作偈曰枯木無華幾度秋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
鬪折泥牛角直至如今水逆流淨肯之命侍巾鉢晚
徇衆開法寶華次移高峯上堂叅禪別無奇特祇要
當人命根斷疑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底輓一輪
赫日上昇天門照破四天之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
便能握金剛王寶劍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
其或見諦不真影像彷彿尋言逐句受人指呼驢年
得快活去不如屏淨塵緣豎起脊梁骨著些精彩究
教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亦不
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臥雲門下有箇鐵門限更
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之間墮坑落壑以拂子
擊禪牀下座上堂月圓伏惟三世諸佛狸奴白牯各
各起居萬福時中淡薄無可相延切希寬抱老水牯

牛近日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著暖日和風當下和身便倒教渠拽杷牽犁直是搖頭擺腦可憐萬頃良田一時變爲荒草

瑞州九峯希廣禪師遊方日謁雲蓋智和尚乃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禪師琳曰你意作麼生師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祇是不知落處又問真淨淨曰你意作麼生師復打一坐具淨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因有頌曰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爲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趁出院後住九峯衲子宗仰

瑞州黃檗道全禪師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一槌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皆有拈來普濟貧乏人免使波吒路邊走遂喝曰誰是貧乏者

瑞州清涼慧洪覺範禪師郡之彭氏子年十四父母俱亾乃依三峯艷禪師爲童子日記數千言覽羣書殆盡艷器之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從宣秘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真淨於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患其深聞之弊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

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華耐耐釣魚
船上客却來平地擁魚鰕淨見爲助喜命掌記未久
去謁諸老皆蒙賞音由是名振叢林顯謨朱公彥請
開法撫州北景德後住清涼示衆舉首楞嚴如來語
阿難曰汝應喫此爐中栴檀此香若復然於一鉢室
羅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爲復生
旃檀木生於汝鼻爲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
鼻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栴檀云何鼻中有栴檀
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出香說聞非義若生於
空空性常恒香應常在何藉爐中爇此枯木若生於
木則此香質因爇成煙若鼻得聞合蒙煙氣其煙騰
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香鼻與
聞俱無處所卽喫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
性師曰入此鼻觀親證無生又大智度論問曰聞者
云何聞用耳根聞邪用耳識聞邪用意識聞邪若耳
根聞耳根無覺識知故不能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
故不能分別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
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
塵唯識過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盲
聾人亦應識聲也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師曰究此聞

塵則合本妙旣證無生又合本妙畢竟是何境界良久曰白猿已叫千巖晚碧縷初橫萬字鑪住景德日僧問南有景德北有景德德卽不問如何是景師曰頸在頂上崇寧二年會無盡居士張公於峽之善溪張嘗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庵不知此事師問僧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爲點破方敘悅末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了脫空妄語不得信旣見其盛怒更不欲敘之師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真藥現前不能辨也張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真有此意耶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庵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庵綱宗能用能照天鼓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真觀面爲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大慧處衆日嘗親依之每歎其妙悟辯慧建炎二年五月示寂于同安太尉部公天民奏賜寶覺圓明之號

衢州超化靜禪師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廉纖句下承當猶爲鈍漢電光石火尚在遲疑點著不來橫屍萬里良久云有甚用處咄

南嶽石頭懷志庵主婺州吳氏子年十四師智慧院

寶偈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肆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
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
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
偈合歸天台何義耶師無對卽出遊方晚至洞山謁
真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師
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
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爾
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庵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
踵門略不顧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
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或問住山
多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
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崇寧改元冬曳杖造
龍安人莫之留明年六月晦問侍僧曰早暮曰已夕
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卽是
報佛恩德言訖示寂於最樂堂茶毗收骨塔于乳峯
之下

婺州雙溪印首座自見真淨徹證宗猷歸遯雙溪一
日偶書云折腳鐺兒謾自煨飯餘長是坐堆堆一從
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華去不來又以觸衣碎甚作偈
曰不挂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裊長竿而今落落零

零也七佛之名甚處安

五燈會元卷第十七

丹陽居士賀懋熙懋照懋熒懋燾懋燁仰承

先嚴賀學禮遺願施貲刻此

第十七卷計字二萬四千九百七十

南九

文刻



